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

白下蔡昇元放評點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孫臏前次救趙今次救魏雖是兩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計總欲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雖是一樣出兵却是兩般用計救趙之役是迎其氣而奪之所
以挫其鋒也救韓之舉是驕其心而誘之所以制其命也

龐涓見用于魏不特忌害孫臏其沮抑賢才正復不少吾子何
知之于涓死後魏更無才知之

魏惠誤用龐涓遂至蔽塞賢路害孫臏而致齊仇殺太子喪師

辱國鄰國見凌再世不競蔽賢之人其爲害于國家如此
孫臏兩敗魏兵殺龐涓而強齊國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成
身退一着其高更不可及

鍾離春之說齊宣真是奇人奇事奇想然鍾離春不足奇奇在
齊宣之肯聽而且立以爲后耳然則齊宣奇人哉商鞅無論其
變法厲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詐奸險之極如此人而曰
素講于帝王之學豈非癡人說夢

兵端開自秦而不由魏魏之兵力非能強于秦也公子卬于衛
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于其心也一卒未交衛鞅何至求和
如此之亟且從來求和之舉自當出于爲主而力弱者若求和
出于魏則衛鞅或可信其無他奈何反先出于秦乎公子卬若
于此時將主客強弱一算則衛鞅之詐本不難知他只因是利

一夙昔相與之見在胸中便把事來看得十分輕易了所以墮
其詐術只是公子卬徹然不是商鞅妙計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魏行過外黃謀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
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魏也
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
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
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魏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
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
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
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眾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眾太子卽
欲還其誰聽之又說他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龐涓曰大王以
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

空還

太子申

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逼韓都韓哀侯遣人告

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大集羣臣問以救韓與不救孰是孰

非相國駟忌曰韓魏相并此鄰國之幸也如兩國竟并了一國鄰國有何幸處不如勿

救田忌田嬰皆曰魏勝韓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為是這却是然只孫

臆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豈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

臆對曰然也夫魏國自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與

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弊

而吾救之是吾代韓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

宣王曰然則何如孫臆對曰為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

有齊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弊徐引兵而

往攻弊魏以存危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果然宣

王鼓掌稱善遂許韓使言齊救且暮旦至韓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

前後交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趙救兵齊復用田忌為

大將田嬰副之孫子為軍師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發

孫臆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乎一說

注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臆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

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却與田忌不同田忌從之乃命三軍齊向魏

邦進發龐涓連敗魏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寇魏境

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即時傳令去韓歸魏韓兵亦不追趕孫

臆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

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為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臆

曰今日當作十萬竈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竈頓減必謂吾兵怯

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吾因以計取之

田忌從其計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魏**兵屢敗正好征進却

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有這一忿下面之及至**魏**境知

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足有十萬驚

曰**齊**兵之眾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

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且慢歡太子申

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齊**人素怯今入**魏**

地繼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

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

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只怕未必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

爲二隊倍日并行更上他策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葱率領徐進孫臏時刻

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

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在大名府城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

谷深隘也恰好有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只檢絕大一株留下

餘樹盡皆砍倒縱道上以塞其行橫好此一關方却將那大株向東

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

帥孫示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

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

待**魏**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札準備

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只顧催

趙以策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

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此曰此**齊**兵畏吾躡其後故設

此計也只怕他倒要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抬頭看見樹上砍

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不好引眾軍士

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則夫之計

東周列國志

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達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
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
殺此別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
亡軍士射死者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偽書好似鬼

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須是懷忠信

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公會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
之事欺孫臏而別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
遇馬而悴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
二朶之兆始見鬼公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
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住不行不隄防魏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
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

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輕重軍器
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
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魏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
辱亦自刎而死孫臏歎息不已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
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
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只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

畢竟是他

道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

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葱喏喏連聲而去此固顯王二十八
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朝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
臏把盞相國騶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
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
孫臏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臏固辭不受高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

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昔以公于天下後世正是厚道留臣亦無用願得閒山一片為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閭之山在秦州孫贖住山歲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後人立廟祀之有贊云

孫子知兵

翻為盜憎

則足銜冤

坐籌運能

救韓攻魏

雪恥揚靈

功成辭賞

遁跡藏名

揆之祖武

何愧典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侯無不聳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韓趙之君

同會於博望城

在南陽府東北

韓趙魏

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榮之

得賢臣之力也

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闕郊

外四十里為苑囿以備狩獵女而不驕最是難事

又聽信文學游說之士於稷

門立左右講室聚游客數千人內如騶衍田駢接輿環淵等七十六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驪等用事田忌

屢諫不聽鬱鬱而卒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

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諸醜備就備于

一身恐亦是形容太過

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音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

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古縣各在東平州界

人也覆姓鍾離名

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

灑掃奇人奇事奇想

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無恥

之女子也乃奏

知宣王宣王召人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

中妃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求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為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即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始哉始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為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謔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且王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中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強不日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首受其患開端好正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為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君有諱臣不亡其國父有諱子不亡其家大王內歛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為王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敢

容蔽賢竊位騶衍等迂談濶論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為王揮之王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為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儻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歎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即曰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為正后齊宣王難得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為急用賢為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佞倖散遣稷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為相國以鄒人孟軻為上賓齊國大治即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為無鹽君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天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

使**蜀**鞅為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曰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

秦之討公子**邛**進曰鞅昔曰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

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公子邛之挺身而出指望商鞅念昔日之情耳却不知商鞅不是

有情人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鞅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即

拜公子**邛**為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可見兵力亦自不弱若進非商鞅之詐未必便輸

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時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可見城池非不

守公子**邛**正欲修書遣人往**秦**塞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

道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邛**命縋城而上發書看之

言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懽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為兩國之將何忍

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

會相見於玉泉山在孝義縣西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

而下爾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其期其言

者其言必苦遂厚待使者答以

公子**邛**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却不想他來意却是為何

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欲舉**秦**桓公故事以衣裳易兵車安**秦**魏之

民明管鮑之誼此印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衛鞅得了回信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期日言**秦**兵前營

已撤打發先回大輕易便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復以旱藕麩

香遺之曰此二物地所產旱藕益人麩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為

好何必恁忙可知是計公子**邛**謂**衛**鞅愛已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本衛鞅假

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射

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玉泉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

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砲為號便一齊殺入將來人盡數

挈住不許走漏一人便安排下賺城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

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轎車

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却不知還有許多不能相當也

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

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

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衛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衛鞅使

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了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餚兩箇侍酒的都

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箇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箇喚做任鄙手格

虎豹衛鞅舉初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砲

山下亦放砲相應聲震陵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砲何來相國莫非見

欺否衛鞅衛鞅笑曰暫欺一次尚容告罪公子卬心慌便欲奔逃却被

烏獲緊緊幫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挈人公子少官率領軍士

拘獲車仗人等真箇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公子卬上了囚車先

遞回秦國報捷却將所獲隨行人眾解其束縛賜酒押驚仍用原來

軍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同來賺開城門所以不許走脫一人另有

重賞如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

允却教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鄙作獲送使臣單車隨後城

上認得是自家人從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

一脚打箇粉粹關闔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

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竄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吳城

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入直逼安

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往魏軍行成衛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

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為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負重托龍賈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做作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只得應諾回奏**惠王**惠王從之即令龍賈奉河西地圖獻於**秦**軍買和**魏**鞅按圖受地奏凱而歸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是衛鞅本意自此稱為梁國**秦**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為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為鞅食邑號為商君後世稱為商鞅為此也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歸**秦**為**秦**更治立致富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謬謬爾等居商君門下豈可進諂而陷主乎眾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謂

眾人之諂試言吾之治**秦**與五殺大夫且是孰賢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穆公也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為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是商鞅殺身之本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子兄弟久含怨心此數語明白確切之甚而鞅乃不悟豈非天誘一旦**秦**君宴駕君之危若朝露尚可貪商君之富貴而自誇大其畏丈夫乎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大有自薦之意辭祿去位退耕於野尚可以望自全也商鞅此時即能從良之言亦未必能全免蓋鞅之惡已盈天道必不肯放過但受代之人或懷其德為之斡旋于中則其禍或可稍輕緩耳乃竟不肯從則適以自促其禍矣商君默然不樂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羣臣奉太子駟即位是為**惠文王**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不知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王**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邦

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
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王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
彰故姑容旦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
儀仗隊伍猶北諸侯死不知百官餞送朝署為空命牌公子虔公孫賈
密告惠文王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如歸商於必然謀叛
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王大怒即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
鞅梟首回報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
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人心如此商鞅車駕
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
商鞅大驚知是新王見責恐不免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
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
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好在使他自己親經天道

也商鞅歎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冒夜前行混出關門逃
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
以獻秦得意時死作冤家失意時偏要撞着鞅復逃回商欲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
至縛歸惠文公歷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處得痛快
道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
秦國富强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
事也髯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

五路分屍亦可憐

慘刻從來凶報至

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
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為相國衍勸惠文王西并巴蜀稱
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為賀如有違者即發兵伐之

惠文王遂稱王遣使者通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
惟**趙**威王**熊商**任用昭陽新敗**魏**兵殺**魏**王無疆盡有**魏**地地廣兵
強與**秦**爲敵**秦**使至**趙**被**趙**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
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學有可以得富貴之道而爲學者不可有求富貴之心從學起
見則爲已而爲君子從富貴起見則徇欲而爲小人爲學同而
所以爲學者異也如蘇秦之讀書刺股非不于學甚勤而其所
以然只爲富貴熱中不是爲已發憤故其人品殊不足數
爲學雖不可有求富貴之心而才學却有可以得富貴之具觀

人者但當視其才學以爲低昂也乃世俗人情不論你才學不
才學只看你富貴不富貴真令天下有才人氣殺亦令天下有
心人嘆殺

沒才學人雖得富貴祇成其爲可笑可鄙有才學而坎坷貧困
縱不生敬亦當生憐世俗却只敬富貴不憐才學如蘇秦之一
家是也勢利起於家庭不怕千古高才不遇人同聲哭殺也
遜世無聞故君子之高風白眼揶揄寔世情之惡態若饘粥可
繼閉戶自娛猶可若未免求衣食于世俗之中這無聞兩字却
也難說

富貴才學四字雖有相連處亦有相拘處我見世間多少糊糊
塗塗人一般也富而且貴享用一生多少懷才抱藝人淹蹇憔悴
終身不振時命之不偶造化之弄人真是沒法蘇秦前雖困

頓後面也還揚眉吐氣一番還是他命運強似人處

蘇秦是傾危奸詐之人心術甚不端正只看他先說秦以兼并便知

蘇秦之以合從立說是因恨秦之不用而思抗之以洩其忿也然為六國計則寔是合從有益六國若能終守其說何至為秦之所并耶

蘇秦說六國之語總是誇其强大可以拒秦不應受其欺而自卑自削然後歸到合從一般機軸

蘇秦張儀二人才學俱不相上下若論奸猾詭詐還是張儀占強蘇秦之所以能制張儀全虧收之于困阨之際助其資以謀得秦柄足以動其感激之心耳讀者莫因儀之入秦術中遂分二人高下也

凡人激不甚則怒不極其求洩忿必不勇而濟之者為德亦不深蘇秦之激怒張儀只是先為之極則後日之收斂不患不入吾彀中耳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回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

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于父母變賣家財為資身之費就是有才學也母嫂先要本錢可嘆

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秦不治耕獲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棄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日生計無聊豈可悔乎雖是庸人

見近却亦不為無理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于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食祿有方蘇秦被一家阻當乃求見周顯王

說以自強之術顯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于農賈之家疑

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留方不養當方人蘇秦在館舍

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回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利

可被還好無產便不免即屋之嗟矣可嘆製黑貂裘為衣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

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時候未

法聞蜀鞅封商君甚得鞅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

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宣鞅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做

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

下乎惠文王曰然鞅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

貉此西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臣請

獻謀效力并諸侯吞鞅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能

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殺鞅心惡遊說之士便是姓蘇的乃辭曰孤

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

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

書凡十餘萬言時運不來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

秦之意再謁鞅相公孫衍越發不行忌其才不為引進蘇秦留鞅復

歲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做壞計無所出不乃貨

其車馬僕從以為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罵辱之妻方

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饑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

為炊不怕氣有詩為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

貧窮骨肉一途人

試看季子貂裘做

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天下古今正不知有多少英雄嘆曰一身貧賤妻

不以為我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母不以為我為子皆我之罪也於是簡書

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只須熟

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
雖自刺其股血流遍足苦志如此不愁學問不成但既于陰符有悟

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在掌中乃自慰

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

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

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為弟講解代與厲亦有省悟乃

各出黃金以資其行又虧有此兩弟不然只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

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强可以輔成帝業怎奈秦王不肯

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故里乃思一擴秦之策必使列

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可知合從之計只於是東投趙國

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為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

陽君不喜還是通秦乃去趙北遊于魏求見魏文公左右莫為通達

居歲餘資用已盡饑餓于旅邸遊說不遇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

濟人須濟秦賴以濟適值魏文公出遊秦伏謁道左其苦如此文公問其

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

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魏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

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以下說六國語俱與國大王列在戰國

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于中原曾未及

半乃且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

亦知其故乎魏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魏所以不被兵者以魏

為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于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

魏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連結列

國天下為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魏文公曰先生合從以

安魏國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為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

東周列國志

趙侯與定從約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
至趙時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趙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
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
行義皆願陳忠于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
卷口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也臣故敢獻其愚忠臣聞保國莫如
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為強趙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
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襲其後也故為趙南蔽者韓魏也韓魏
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旦秦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于趙矣
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
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為秦謀者以秦恐赫諸侯必須割地求和
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破于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

結列國君 臣會于洹水

在彰德府林縣即安陽也

交盟定約結為兄弟聯為唇齒

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皆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

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眾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

未聞之計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

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千匹使為繡從約長

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趙償旅邸人之百錢有德不忘是他好處好大利錢這債放着了一

笑正欲擇日起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有急事商

議蘇秦慌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秦相國公孫衍出師攻

魏擒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

移兵攻趙將若之何蘇秦聞言暗暗喫驚秦兵若到趙君必然亦

效魏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

乃故作安閑之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即至趙國萬一來

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復喚做畢成至于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子乃大梁人氏我今與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為賈舍人前往魏邦尋訪張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須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話分兩頭却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事魏惠王不得又是一個時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其妻去魏遊趙趙相國昭陽留之為門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在平陽府等七城魏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何謂和氏之璧當初趙厲王之末年有趙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獻于厲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玉工却不識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則其左足及趙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于趙武王以言為石王怒則其右

足及趙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刖不能行動乃抱璞于懷痛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刖可以止矣尚希賞乎又何哭為和曰吾非為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趙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製為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卽卞和所居泣玉處也趙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為昭陽滅趙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在襄陽府宜城縣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於此潭邊建有高樓眾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昭陽求借觀之昭陽命守藏監於車箱中取出寶積至前親自

啓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酒後傳觀寶物極會

事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間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這魚是張儀難星昭

陽起身凭欄而觀眾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羣

魚從之跳躍俄然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轉程守藏監

欲收和璧置櫝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

門下客捱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赤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

人無行便動人疑心起見素行要緊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笞掠之要他招承

也孟浪張儀實不會盜如何肯服笞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

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困

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

寧有此禍耶儀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儀

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說得妙於是將息半愈復還魏國賈舍人

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恰好妙如在楚得意如何肯往趙耶聞蘇秦說趙得意

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問知從趙來遂

問蘇秦為趙相國信果真否賈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

舊耶何為問之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遊相

國必當薦揚情理之常令人易信吾賈事已畢正欲還趙若不棄嫌微賤願與

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之既至趙郊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

得暫別城內各門俱有旅店安歇遠客容卑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

賈舍人下車進城安歇次日修刺求謁蘇秦秦預誡門下人不許為

通層候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名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二儀復候

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入拘留之三曰子已投刺相府未

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

悶甚訪賈舍人何在人亦無知者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

傳命來曰相見四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日侵晨往候蘇秦預先排下威儀闔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五張儀欲登堂左右止之曰相國公謁未畢客宜少待六儀乃立於廡下睨視堂前官屬拜見者甚眾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將昃聞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只望蘇秦降坐相迎誰知秦安坐不動七儀忍氣進揖秦起立微舉手答之八曰餘子別來無恙儀怒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殮秦復曰公事匆冗煩餘子久待恐饑餒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命左右設坐於堂下九秦自飯於堂上珍羞滿案儀前不過一肉一菜麤糲之餐而已十張儀本待不吃奈腹中饑甚况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指望今日見了蘇秦便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資資發不想如此光景正是在他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筯遙望見蘇秦杯盤狼藉以其餘看

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儀心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

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坐不起十一張儀忍氣不過有

一層氣話誰能忍耐耶走上幾步大罵季子我道你不忘故舊遠來相投何意

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徐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

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不能薦於趙侯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

才退不能有為貽累於薦舉之人似是真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

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能自取富貴何必來謁十三念同學情分

助汝黃金一笏十四請自方便命左右以金售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

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十四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

俱已移出在外以前只是激此又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

見相君必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

頭脫下衣履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拔

也則列國志

麼張儀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又加上一句妙送足下黃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

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相見來人恰好妙凡人在大處

大怒中最大怒中最大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

重復提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

儀遂述一遍他人代說妙張儀此時真不能覆說第二遍也今欠賬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

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掇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像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備下車馬送先生回魏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

無資資賈舍人曰先生欲往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之人麼語語張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强秦之力可以困魏我往秦幸得用

正要你如此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人不致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却不道是相君曾分付來依舊與小人同載彼

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為八拜之交蘇秦占了便宜一笑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見有車馬

在門二人同載往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為張儀製衣裝買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費及至秦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為張儀延

這是要緊着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即時召見拜為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甚賴子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何遽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

知君者乃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真令人吃驚問日子以資斧給我何

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
 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偽為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
 於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
 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此句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
 君張儀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君
 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
 真贊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於是
 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韓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
 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為費明年將復
 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俗諺云寧為雞
 口勿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宣
 惠公蹇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增蘇秦黃金百鎰蘇秦

乃過魏說魏惠王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眾車馬之多無如魏
 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
 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永無患臣
 今奉趙王之命來此約從魏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
 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國說齊宣
 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
 秦寧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為臣願大
 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西南
 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趙趙強則秦
 弱秦強則趙弱今列國之士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
 趙連衡則趙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
 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

仗旌旄前遮後擁車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

官員望塵下拜真體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

于郊外以迎之更體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

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正為有不下機不為炊在前耳。小蘇秦在人情態皆然不足為蘇氏諸人怪也。

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為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

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老實得妙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

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馬起

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便見他厚道處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

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

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蘇秦住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

封為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

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

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續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

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趙魏都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

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為叙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趙次之韓次之

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尚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

議六國一槩稱王趙王為約主居主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

國會議停當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立蘇秦立階而上啟告六王曰

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兵多足以自雄是合從主腦秦乃牧馬賤

夫秦始祖非子為周牧馬據咸陽之險蚕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

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攬秦之策向者已

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為兄弟務期

患難相恤雖是為私却是善計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次

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誓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

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莫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堅此從約都是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為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洹水誓明神

唇齒相依骨肉親

假使合從終不解

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燕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嗣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為獻地張儀欺楚

六國之從則不利于秦秦之必欲設法以敗其約宜也但合從以攢秦不知六國有何不利乃旋約而旋解秦人之計而自取滅亡愚得可笑

從橫二說雖是互為勝負然畢竟是主從者其理順而為說易主橫者理逆而為說難却反是橫說易行而秦卒以兼并六國從約旋合旋解而終為秦所并者六國各自為心故也

秦人散從始終不過兩策一是誘之以利使其同類相殘而已收漁人之利一是脅之以威以動其恐懼之心但六國若堅心合從互相救援則威不足懼至其以利誘人則全是欺人不曾信過一次只是此方被欺彼又旋蹈其轍始終不悟豈非愚甚國家禪代是何等大事燕噲與子之一對庸妄下材連自己本分事還不能照顧却無緣無故忽然想學起堯舜來豈非愚人

奇想

張儀欺楚之計本不甚高只因楚懷貪而愚故墮其術中耳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欲用先聲恐喝之法關吏

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為一寡

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可知從約不解是六國之

利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興師伐趙視其先救趙者即移兵

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坐意欲不伐趙以負

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鬪不暇

何暇他移哉雖為不肯伐趙然為秦策却未嘗不是夫近秦之國無如魏而燕在北最

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

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此計却好似伐趙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

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秦太子魏人首敗趙王聞

之召蘇秦貢之曰子倡為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

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尙可望二

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為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只

脫身非有奸計秦乃去趙適燕易王以為相國時易王新即位齊宣王乘

喪伐之取十城信利可恨易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

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洹水之誓何蘇秦曰臣

請為大王使齊奉十城以還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

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愛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亦

怨齊矣得十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

結燕之歡齊得燕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仍要借秦為重便自然不能擯秦宣

王大喜乃以十城還燕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

秦入宮問國求賢

好德是實

易王知之而不信秦懼乃結好於**燕**相

國子之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為兄弟欲以

自固**燕**夫人屢召蘇秦

可知是好德

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

勢終當相并臣願為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間如何秦對曰臣

偽為得罪於**燕**而出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臣因敗**齊**之功以為**燕**

地

蘇秦自亦不能終守從說無怪秦人之得以肆志也

易王許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齊**齊宣

王重其名以為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

厚其賦斂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侯**齊**亂而使**燕**乘之宣王全

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立初年

頗勤國政娶秦女為皇后

又與他結婚如

封田嬰為薛公

薛故城在滕縣

號靖郭君蘇秦客卿用事如故話分兩頭再說張儀聞蘇秦去趙

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於**秦**秦惠

王使公子華為大將張儀前之帥師伐**魏**攻下蒲陽

即平陽蒲縣○反去攻他欺人

魏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子繇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

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

却忘壞頭一遭了

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

待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

為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之愛**魏**必

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

獻也襄王惑其言乃獻少梁

今西安府韓城縣

之地以謝**秦**

因其還地以感之却又割地以

謝之是何等愚法

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為相時**楚**威

王已薨子熊槐立是為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

曰盜璧之冤**趙**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

迫之使為**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懷王懼張儀用**秦**復

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

見秦王辭相印自請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儀對曰六國

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即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以為諸侯之

倡此所以為傾危也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為相國儀因說曰

天梁南鄰趙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五分

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

魏大敗魏師取曲沃欺詐可恨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為燕邦去

相魏翻因秦國來

雖則從橫分兩路

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為合從仍推楚懷王為從約長於是蘇秦益

重於齊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為辟公號為孟嘗君田嬰有

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

棄之勿育是不明道此人舉動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既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

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備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

日為凶曰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

豈受命於戶耶必若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妙語解頤嬰不能答然暗

暗稱奇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遊為之延譽

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為賢立為適子遂繼辟

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

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這却沒分曉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

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

等投筋辭去這客也是個傲氣人田文起坐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

孟嘗君之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尚何面目立其門下

乃引刀自剄而死何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眾客無不感動歸者益眾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

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

蛟龍在水怪魚藏

堂中有客三千輩

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于哀王立趙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魏宣惠王趙武靈王蕭侯魏王噲皆樂於從兵使者至齊齊潛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為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計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為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為進退謀却潛王以為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遽稱病延醫療治一路擔擱不行却說魏趙魏四王與趙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關在河南刻期進攻懷王雖為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

軍不相統一行兵如此守將樗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五

相推諉莫敢先發可相持數日樗里疾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

兵士皆譁樗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

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孟嘗君回齊齊潛

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為食客費益愛重

之蘇秦自愧以為不及趙懷王恐齊秦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

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

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潛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潛王不用蘇秦之計

却依了孟嘗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潛王

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

手按腹而走訖於潛王潛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

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為齊行反間於齊今幸誅

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好言訖拔去
 匕首血流滿地而死潛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
 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潛
 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鞫之盡得王使之人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
 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
 忠之報乎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為齊而仕齊潛
 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齊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齊蘇代說齊王
 納質子以和齊齊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潛王潛王恨蘇秦不
 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齊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大王之威德
 以為事秦不如事齊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
 生者之罪乎說得明白自然動人潛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為齊大夫蘇
 代留止齊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蘇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橫

佩印者六

晚節不終

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
 日吾乃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
 此其不可抗明矣不是秦強只是五國不濟耳然既有此番他自然安落得說嘴本倡合從之議者
 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這却牽強夫親兄弟共父母者或
 因錢財爭鬪不休此得切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
 列國有先事秦者合兵攻魏魏其危矣只是虛語恐喝哀王曰寡人願從相
 國事秦誠恐秦不見納奈何張儀曰臣請為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
 國之好哀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通好張儀遂留
 秦仍為秦相再說齊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潤

口方手綽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期聽政便是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

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揚其賢名**燕**王噲使蘇代人**齊**問候賈子事畢歸**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齊**王有

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隱語引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

君為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即**齊**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

大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國**何為

獨傳於子之**麀**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其**子**故**國**崩之後太子啟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國**德衰不

及堯舜以此之故**國**王**國**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以異哉人心噲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禮

國於子之子之佯為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袞冕執圭南面稱王畧無慙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此是何禮出就別宮居住

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不忿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從之便知不成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堯舜之間

此**一**市被終不勝為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喪盡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

共逃於無終山在順天府避難丹朱商均却不會平之庶弟公子臧出奔**國**國人無不怨憤**齊**潛王聞**國**亂乃使匡章為大將率兵十

萬從渤海今河間進兵**國**人恨子之入骨皆簞食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子之不得民心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

入**國**城

達燕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見齊兵衆盛長驅而入亦皆聳懼
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
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格殺百餘人力竭被擒好個燕王噲自縊於
別宮好個蘇代奔周匡章因毀燕之宗廟盡收燕府庫中寶貨將子
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燕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
留屯燕都以狗屬邑此周赧王各廷慎元年事也齊湣王親數子之
之罪凌遲處死不謂要做此舉以其肉爲醢遍賜羣臣子之爲王絕
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燕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
在滅燕衆心不服便知滅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爲
君是爲昭王郭隗爲相國時趙武靈王不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
迎公子職於韓欲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都
者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

班師回齊昭王仍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
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
齊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使涓人門役之類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
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
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
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馬且
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
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不惟嫌疑是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
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共飲食極其恭
敬復於易水在保定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
欲強國而以招賢名曰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燕王好士傳布遠
爲本便得綱領

近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邴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為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

易水無剩聲

誰知數尺臺

中有萬古情

區區後世人

猶愛黃金名

黃金亦何物

能為賢重輕

周道日東漸

二老皆西行

養民以致賢

王業自此成

語分兩頭再說齊潛王既勝燕殺燕王噲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趙懷王為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為信秦王欲離趙之黨召張儀問計張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趙何便進言必使趙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印

遊趙知懷王有嬖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

交於尙便有地步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

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趙之交耳趙

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這是甚麼意思可笑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

敢求親也張儀對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趙齊與秦而三

耳秦東合於齊則齊重南合於趙則趙重然寡君之意竊在趙而不

在齊何也以齊為婚姻之國而負秦獨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

願為大王門闌之厮而大王與齊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

關而絕齊寡君願以商君所取趙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故地還歸於趙

又是誘使秦女為大王箕帚妾秦趙世為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

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秦肯還趙故地寡人又何愛於齊秦方楚

懷偏又上他鈞子愚得可笑羣臣皆以趙復得地合詞稱賀且慢獨一人挺然出

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視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為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為不信軫曰秦所以重者以有齊也今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說得明白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為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可見秦詐原不難破其如楚懷之太愚何大夫屈平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人決不可信雙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張儀所以先即納交正是為此懷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得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人着不走鬼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張儀一路與逢侯丑飲揜着飛跑

酒談心歡若骨肉將進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蹉損傷急於就醫先乘卧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求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甚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秦借秦符直造齊界辱罵潛王愚得又可憐潛王大怒遂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楚國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意訝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尚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候相國面決今幸相國王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定地界回復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

俸邑六里自願獻於**楚**王耳險絕語却輕輕的便說將出來孔曰臣受命於寡君言

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也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

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况六百里哉逢侯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

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

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諧得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為

狡賊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

見利也不如割兩城以賂**秦**與之合兵而攻**齊**計雖不正然此時雖亦無可奈何

失地於**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

攻**齊**人將笑我這却是良心不可以其敗而歸咎即曰拜屈匄為大將逢侯丑副之

興兵十萬取路天柱山在漢中府金州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縣在西安府秦王命

魏章為大將甘茂為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匡

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怎當二國夾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這至

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

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今漢中府之地六百里無梁不成反輸一貼愚人之苦

如**楚**國震動**韓****魏**聞**楚**敗亦謀襲**楚****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齊**謝

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依舊兩計俱行只多貼却六百里地耳魏章遣人請

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今貴州請以商於地易之如

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身**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

地為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跡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張儀為**秦**臣其說自必出于連橫但其所以說六國者純是一

張儀為**秦**臣其說自必出于連橫但其所以說六國者純是一

派虛聲恐喝蓋原無真實道理可講也然秦在此時地大而兵強已有兼并之勢六國本來都有畏懼之心故儀之說得入耳張儀方纔欺魏又明知魏懷王在盛怒聞其來求即便挺身而往却終得脫身纔見秦武不喜便設謀往魏又能使齊不伐魏其胆氣見識知術却亦有過人處只是心術不端事事出于欺詐便先把品地來弄壞了雖有功於秦而爲君子所不齒惜哉

甘茂之取宜陽全是息壤一盟之力凡人臣欲有事于外而內有讒忌之人者皆當以此爲法人君自有君職君體不應于臣下爭能雖才能功業之事猶不可況下至勇力之大小乎秦武輕其萬乘之尊而欲以力誇其臣下遂死非其命豈不可嘆古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妙哉

言乎

凡人做一切事筭進步便須筭退步魏懷之往秦旣以慮其見欺却不筭一退步只是冒冒失失而去正如孤注一擲以僥倖其瓦全可笑之甚

秦人果欲與魏通好何必定要面會卽會亦當于公盼地方何爲直至武關之外明明是有欺詐之心又有屈原昭睢明白道破魏懷却不醒悟反聽子闞靳尙一箇稚子一箇奸臣之言輕身赴會只筭自尋晦氣于人乎何尤

關外還筭是公地關內則秦家矣相約爲會而秦王不在關外事便可疑使楚懷當日具司馬從行此時見機而返還有商量乃竟進武關明是鳥之入籠獸之入檻乃直至閉關圍館方纔知是落套豈非呆鳥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願自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

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

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寧不得地何忍棄之這却是秦張儀自請曰

微臣願往惠文王曰**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

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好看

况未必死乎此句是主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為寡人言之張儀曰

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秦**王新幸一美人

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這筭計也

類人美人信其言**楚**王問于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

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劓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

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用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

可以不死正是有所恃而不恐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為進取之勢

必然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儀既至**秦**國懷王即命使者執而

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廷得可笑然正張儀別遣人打靳

尚關節靳尚入言于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

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將還

侵地使親女下嫁于**楚**以美人善歌者為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

楚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分明是張儀語鄭袖大驚曰子有何

計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為不知者而以利害言于大王使出張

儀還**秦**事宜可已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

儀地未入**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

漢中有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

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說得像倭人且人臣各為其主

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替張儀出大王若

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斬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楚不損秦不可而又失黔中數百

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為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於是出張儀因厚禮之只第請他來赴會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懷王

即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儀以去乃諫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

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讐况君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為非計也理明詞暢只可惜來遲了懷王悔使人駕輶

軍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使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為秦嬴
朝作俘囚夜上賓
堪笑懷王如木偶
不從忠計聽讒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復得見大王之面楚王誠畏秦甚雖然不可使臣失信于楚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為楚德與為婚姻臣請

借楚為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為太子蕩如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只是欺過

楚王念張儀之勞楚女兵懷王大喜以為張儀果不欺楚也遭大的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

列國張儀東見齊潛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甲兵孰與秦強從人為齊計者皆謂齊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狃目前不顧後患今

秦趙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與秦為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悉楚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即墨之

敝大王雖欲事秦尚可得乎全是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齊潛王曰寡人願以國聽于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敝邑

秦王有敝甲凋兵願與君會于邯鄲之下使微臣先聞于左右大王
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背**趙**趙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
誤矣今**秦****趙**結婚**齊**獻魚鹽之地**韓****魏**稱東藩之臣是五國為一也
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一幸亦是一通故臣為大王計莫
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魏**國說**魏**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
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為好
會令工人製為長柄金斗飲器方名曰斗方晏厨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
破胸而死遂襲據**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摩笄簪以自刺後人
因號其山曰摩笄之山在大同蔚州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况他人哉道
諸却牽強之極世遠年淹前人之事與今人有何干涉耶今**趙**王已割地謝過于**秦**將入朝**秦**王
于**滎**池音免在河南府永寧縣一旦驅**趙**而攻**魏**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仍歸到**魏**昭王恐懼願獻恒山之東五城以和**秦**張儀連衡之說既
恐喝上

行將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蕩即位是為武王

潛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為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可知連

全是說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為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

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共背**秦**復為合從疑**趙**已結婚于

恐其不從先欲伐之**趙**懷王遣其太子橫為質于**齊****齊**兵乃止潛王

自為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秦**武王生性龔直

自為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欺詐人雖有功之處亦復取羣臣先

忌儀寵者至是皆讒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于

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

之儀願辭大王東往大梁**齊**之伐梁必矣梁**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

乘間伐**魏**通三川以窺**周**室此王業也任此你惡他他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入大梁見枕早便**魏**哀王襄王之子用為相國

以代公孫行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湣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與師
伐魏魏哀王大懼謀于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偽為魏客見湣王
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湣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魏
也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秦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
與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送儀于魏欲以挑齊魏之鬪齊魏兵連而
不解秦乃得乘間而圖事于北方又以真語行其計更爲狡甚王今伐魏中儀計
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爲矣此計則只是自全不復爲秦謀矣
湣王遂罷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于魏是歲
齊無鹽后死却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爲戲不是人君之體烏
獲任鄙自先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國人孟賁字
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响動天嘗於
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

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
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眾當日以次
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舟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
強如此豈孟賁耶遠在千里近在目前賁頓目而視髮植曰裂舉聲一喝波浪

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入于河賁振撓頓足一去數丈須

臾過岸竟入咸陽求見武王武王視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

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

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以甘茂爲左丞相樛里疾爲

右丞相魏意忿氣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謂樛里

疾曰寡人生于西戎未覩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鞏落之間雖

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魏乎還是張樛里疾曰王之伐魏欲取
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

竊以為不可語武王復問于甘茂死不茂曰臣請為王使梁約其

代韓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說梁王梁王許秦助兵甘茂初與

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魏為使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

魏壤與甘茂相遇武王曰相國許為寡人約魏攻魏今魏人聽命相

國又曰勿伐魏為便何也甘茂曰夫魏千里之險以攻勁魏之大邑

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此即魏里疾所謂必將勞師費財者也昔曾參居費魯人有與曾

參同名姓者殺人奔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方織應曰吾子不

殺人織如故未幾又一人奔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

必無此事復織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殺人者果曾參也其母投

杼下機踰牆走匿不必真有之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

言殺人而慈母亦疑矣今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參

之母而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戰國諸遊士善作譬喻語

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於是君臣歃血為誓藏誓

書于息壤遂發兵五萬使甘茂為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

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左相樛里疾言于武王曰秦師老矣不

撤回恐有變亦是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為書一函以謝武王武

王啟函視之書中惟息壤二字更不多說妙蓋武王悟曰甘茂固嘗

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王亦使大將

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于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觔

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

韓軍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于石

上折肋而死特勇之人便有此等蹉跌所以孔子秦兵乘之遂拔宜

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詔

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使石丞相樛里疾先往三州開路
 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
 賓主之禮已無復有天 子之勢矣 **秦**武王謝弗敢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
 往觀之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齊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
 的貢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
 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于**商**為鎮國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
 遷之于雒邑遷時用卒徒率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
 政不知重多少斤兩武王周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幽涼雍豫
 徐揚青兗冀等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吏曰此雍州乃**秦**鼎也
 寡人當攜歸咸陽耳已萌伐 周之心 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
 吏叩首對曰自有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說每位有千鈞之重誰
 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知武王

恃力好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千倍之重臣不能勝好孟賁

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即命左右取青絲為

索寬寬的繫于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揜起雙袖用兩枝鐵臂

套入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那鼎離起約有半尺仍還于地用力過

猛眼珠迸出目眦流血何必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起此

鼎寡人難道不如好勝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驅不可輕試武王不

聽即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用大帶札縛其袖任鄙拖袖固

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武王大踏步向前

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

勝乃儘生平神力屏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

覺力盡失手鼎墜于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跣札一聲將蹠骨壓個
 半斷好勝得好 安知非寶鼎有神及周 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

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床第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
得遊鞏雒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于雒陽前言豈非識乎周赧王聞
變大驚急備美棹親往視斂哭弔盡禮檮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
子迎其異母弟稷嗣位是為昭襄王檮里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
滅其家亦未免以任鄙能諫用為漢中太守這却賞疾復宣言于朝
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這更無甘茂懼為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
于魏再說秦昭襄王聞趙遣質子於齊疑其背秦而向齊乃使檮里
疾為大將與兵伐趙趙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偏都是些不楚
懷王恐懼昭襄王乃遣使遺懷王書畧云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結為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于
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
大國惟楚與秦吾兩君不睦何以令于諸侯寡人願與王會于武

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
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即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
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趙之欺見于秦非一二次

矣王往必不歸原諒得相國昭睢昭睢之子曰靈均屈原乃忠言也王其

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本靳尚曰不然趙惟不能敵秦故

兵敗將死輿地曰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秦

奈何聽之何嘗不似有理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為婦以為婚姻可

恃力勸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于此這只算嫁彼以兵

來尚欲請和况歡然求為好會乎上官大夫即靳尚所言最當只相

王不可不聽懷王因趙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撈

不過遂許秦王赴會擇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隨去也去得秦昭王使

其弟涇陽君惺乘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為秦王居武關使將軍曰
起引兵一萬伏于關內以劫楚王使將軍蒙鰲引兵一萬伏于關外
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為好語前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
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于
關內三日矣明明不是好意了不敢辱車徒于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
懷王已至秦國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
砲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怕你走還不知麼
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
公館伺候車駕即此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
館之前使者分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
動却不像秦王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
疑臣實非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懷王只得

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起秦兵
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耶約你原為要囚
你你還不知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于君
王好人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些少軍卒
為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繇楚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鰲一軍于
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斬尚迺歸楚
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睢屈平之言乃為斬尚所誤流淚不已懷王
既至咸陽昭襄王乃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于章臺之上秦王面南
上坐使懷王面北參謁如藩臣禮好大主人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
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至于咸陽復不以
禮相接此何意也還算有些氣昭襄王曰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已而
不果今日相屈欲遂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即送王歸楚矣怕

割地也未
必得歸

懷王曰秦縱欲得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這是何語
傳時話

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為盟

以一將軍隨寡人至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他連盟也
不信你那

信他一封書便來一思
一狡相形更是顯然必須先遣使回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

賤行耳秦之羣臣皆前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要

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受汝脅也還策有
志氣昭襄王乃留懷王于

咸陽城中不放回國再說斬尚迨回報與昭昭昭如此恁般秦王欲得

王黔中之地拘留在彼昭昭昭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于昭

倘昭人與秦合謀復留太子則昭國無君矣可斬尚曰公子蘭見在

何不立之昭昭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遽棄其命舍適立庶

異曰王幸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計于昭以請太子昭必信從斬尚

曰吾不能為君禦難此行當效微勞耳昭昭即遣斬尚使昭詐稱昭

王已薨迎太子奔喪嗣位齊潛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楚國無

君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嘗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

吾留太子而彼以地來贖可也倘彼別立一人為王我無尺寸之利

而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雖是以利害
言畢竟正道潛王以為然乃以禮歸太

子橫于楚橫即楚王位是為項襄王子蘭斬尚用事如故遣使告

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這却好然何不預
修守備以禦秦也秦王空留懷王

不可得地乃大慙怒使白起為將蒙蒙副之帥師十萬攻楚取十五

城而歸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者久而懈怠懷王變服逃出咸陽欲

東歸楚國秦王發兵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間道走趙不知

趙國肯納懷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趙武靈胡服習射詐入秦庭其志略胆氣亦可謂是雄主但學識不足耳

人君廢長立幼原是不合道理事况已立之太子又無罪過乃因溺愛一念遂廢之而更立少者天理人情上都說不去所以卒致後日之悔

楚國雖屢敗于**秦**此時兵力也還不弱現放着一個有才有學懷忠報國之屈原不能用却偏喜靳尚子蘭二人此所以終于不振也

平原之美人臨衢笑容固然不是然與蕭夫人之笑容不同彼乃大國使臣朝聘大事齊人故意戲弄實為侮慢無禮此則不過偶然一笑耳璧者之請諸客之引去平原之斬美人都未免

太過特因此時正以客為輕重之時故雖于情理不得其平大家都不覺耳然較之重色而輕賢者其高下何啻倍蓰

孟嘗之輕身入**秦**畢竟是孟浪事即使無虞其為犯難履險亦已甚矣縱恃有賓客之力足以自脫然何如不去之為愈也况雞鳴狗盜尤非計之所及乎

雞鳴狗盜固不足言得士但孟嘗此時除却雞鳴狗盜却也無着力處則其得脫**秦**難不可謂非養士之力也

養客與擇友不同蓋取其可以為我用則雞鳴狗盜正自不妨若高談濶論侈言道德文章而無補于實用固不如雞鳴狗盜之有益耳

話說**趙武靈王**

各雍蕭侯子

身長八尺八寸龍顏鳥喙廣髻虬髯面黑有

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即位五年娶**韓**女為夫人生子曰

章立為太子名正言順非有可廢之端也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次

日向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或疑武靈之夢或即此人幻術姚善於琴

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在文水縣容貌宛如夢中所見因使鼓琴大悅之

納於宮中謂之冥娃生子曰何及韓后薨竟立冥娃為后廢太子章

而立何為太子是何綱紀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東邊於胡西

邊於林胡樓煩與趙為鄰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戰之地恐曰

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胡俗窄袖左衽以便騎射

在他國便可笑在趙國却不妨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廢車乘馬曰逐射獵兵以

益強武靈王親自帥師畧地至於常山今北岳恒山西極雲中今大同府懷仁縣

北盡鴈門今大同府渾源州拓地數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雲中自九

原山各在遼州而南竟襲咸陽以諸將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

出其身經略四方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為惠王

使監國可也何必傳位武靈王自號曰主父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

義為相國李兌為太傅公子成武靈王之叔為司馬封長子章以安陽之

地在大同府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為之相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主父欲

窺秦之山川形勢及觀秦王之為人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賚國書

來告立君於秦國攜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此事大竟入咸陽來謁

秦王昭襄王問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尚壯又問曰既在尚壯何以

傳位於子對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欲及其身使嫺習之寡

君雖為主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畏秦乎對曰

寡君不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

秦或者可終微盟好對得雄壯尋常使人說不出昭襄王見其應對鑿鑿甚相敬

重使者辭出就館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不

似人臣之相事可有疑有心展轉不寐天明傳旨宣趙招相見其從

人答曰使人患病不能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尚不出昭襄王怒遣吏迫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趙**招使者原是

既在則前日去者只第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真趙**招趙招趙招

者的係何人對曰實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覩大王威容故詐稱使者

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妙在去特命臣招待罪於此昭襄王大驚

頓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星夜追之

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出關矣涇陽君等回

復**秦**王**秦**王心跳不寧者數日實是希乃以禮遣**趙**招還國韓公有

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

誰敢潛窺函谷關

不道龍顏趙父主

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自代今蕭而西收兵于樓煩築城于靈壽以

鎮中山名**趙**王城吳娃亦於肥鄉縣在廣築城號夫人城是時**趙**之

強甲於三晉其年**楚**懷王自**秦**來奔惠王與羣臣計議恐觸**秦**怒且

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專遂閉關不納可懷王計窮欲南奔大梁**秦**

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遂發病未幾

而薨**秦**乃歸其喪於**楚****楚**人憐懷王為**秦**所欺客死於外百姓往迎

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漸向丁諸侯咸惡**秦**之無道復為合從以

擯**秦**諸侯且然則子蘭**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錄于蘭尚靳誤之

今日二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安絕無報**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

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懷王之耻于蘭悟其意使尚靳

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

忘**秦**仇為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為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

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夔之故

宅今歸州有見原被髮垢面形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

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矣憂思何益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

餘年乎原不違婦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為助行行

起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白溺爭掉小

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為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綵線恐為

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拯救屈原而起目今至楚至

吳相沿成俗屈原所耕之田獲米如白玉因號曰玉米田田與廟俱在歸州里人

私為原立祠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

至宋元豐中封原為清烈公兼為其姊立廟號歸廟田與廟俱在歸州後

復加封原為忠烈王髯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

峩峩廟貌立江傍

香火爭趨忠烈王

倭骨不知何朽朽

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餼五日

是日羣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已設便坐於傍觀其行禮

是何見何年幼服袞冕南面為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拜舞於

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不慎之于始自然要悔之於終朝既散主父見公子勝在側

私謂曰汝見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趙地為二

使章為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為如何繼行之亦不免後日之爭趙勝對曰王昔日

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曰事權在我又

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能刺猛虎而不能變色于蜂蠆問曰今日

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於理不合欲立為代

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吳娃曰昔晉穆侯生二子

長曰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立都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

長曰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立都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

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翼國此主父所知也成師爲弟
尚能戕兄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
惑其言遂止有侍人舊曾仗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
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
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
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兌與肥義相善密
告曰安陽君疆壯而驕其黨甚眾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狼自用
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僥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勢尊禍必
先及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見識却是然只圖自免不是赤心爲國人肥義
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托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
避不爲荀息所笑乎李兌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
下久之別去肥義思李兌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

良策

沒材
料人

乃謂近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

諾忽一日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

在順德府
平邱縣

安陽君章亦從往那沙

邱有臺乃圖紂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六

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在外其兵眾

不甚集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殺之曰

奉主父以撫其眾誰敢違者

孟浪主意
算不周全

章曰此計甚妙即遣心腹內

侍僞爲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面幸速往高

信即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謂王曰義當以

身先之俟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高信曰緊閉宮門慎勿輕啟肥義

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爲王羣起盡殺之

聚九州鐵
鑄不成此

錯田不禮舉火驗視乃肥義也田不禮大驚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

露宜悉眾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

分付已豫作準備田不禮攻王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賊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擲之田不禮命取巨石繫於木以撞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公子成李兌在國中商議恐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王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當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吾當力拒追兵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眾寡不敵不禮被李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打開宮門此禮李兌仗劍當先開路公子成在後入見主父叩頭曰安陽君反叛法所不宥願主父止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二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統口李兌曰事已

至此當搜簡一番

二人亦大無禮

即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

也未見得狠是

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

出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若遇主父萬一見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李兌提女

賜君之首自宮內出聞主父泣聲

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復謂公子成曰主父開

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圍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無乃傷主父之心事平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幼不足與

計吾等當自決也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

更該

使人詐傳惠王之令

日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即係賊黨夷其族從宮及內侍等

聞王令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無一應者欲出則

門已下鑰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無從取食庭中樹有

雀巢乃探其卵啖之旬月餘餓死髯仙有詩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

雄心直欲并西秦

吳娃一脉能貽禍

夢裡琴聲解誤人

主父既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尚不敢入直待三月有餘方纔啟鑰入

視主父身屍已枯瘠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葬於

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相國李

兌爲司寇不討罪而反賞之明是假手殺父矣惠王該死未幾公子成卒惠王以公子勝曾

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今德號爲平原君平原君

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既貴益招致賓客坐食者常數千人平原君

之府第有畫樓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亦不成規矩亦民家之

主人有躡音疾曉起蹣跚而出汲美人於樓上望見大笑少頃躡

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躡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

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賤色也臣不幸有罷廢之

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臣不甘受婦人之辱願得笑臣

者之頭一笑之罪何至勝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豎

也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不殺也罷了却不敢如平原君門

下有箇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稽客之多少料筭錢穀出入之

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漸引去亦爲有別處收留耳歲餘減半公子勝怪

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乃紛紛引

去何也客中一人前對曰君不殺笑躡之美人眾皆拂然以君愛色

而賤士所以去耳臣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

過也卽解佩劍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好笑人看樣自造跛者之門長

聽請罪躡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

人爲三字語云

食我餓

衣我溫

息其館

遊其門

齊孟嘗

趙平原

佳公子

賢主人

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楚之事一日與向壽述之嗟嘆其賢向壽曰尚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秦王曰孟嘗君如何向壽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即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為世子及嗣為薛公賓客益盛衣食與已無二供給繁費為之破產士從齊來者人人以為孟嘗君親也一牛是厚一半是客欲自誇無有間言今平原客美人笑楚而不誅直待賓客離心乃斬頭以謝不亦晚乎秦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時興頭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秦王曰彼齊國相也召之安肯來乎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為質于齊以請孟嘗君齊信秦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即以為相齊亦必相王之親子弟齊秦互相其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善乃以涇陽君悍為質于齊

願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饑渴之想賓客聞秦召皆勸孟嘗君必行時蘇代適為燕使于齊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上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何土偶人笑曰我生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子遭兩漂流吾不知其所底也秦虎狼之國楚懷王猶不返况君乎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之所終也說得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潛王曰秦之效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齊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權矣雖然留秦之質猶為不信秦也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匡章想是如害孟嘗君寵而思陷之耳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未孟嘗君不然如何出這般失主意而厚於齊潛王以為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遣相國文孟嘗君名於上國以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為質即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可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

入咸陽謁見**秦王**。秦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孟嘗君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秦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真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尙緩**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分付珍藏以俟進御。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樗里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田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籌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眾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其危矣。邦也說得有理所謂謠言似信**秦王**以其言問於樗里疾。疾對曰奭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如殺之。**秦王**惑其言命幽

孟嘗君於館舍。涇陽君在**齊**時孟嘗君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臨行復

餽以寶器數事。

在家不會邀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孟嘗深知此語哉

涇陽君甚德之至是聞

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尙未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德王心所言必從君攜有重器吾爲君進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還國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壁二雙托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燕姬曰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此裘妾不惜一言不願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一裘已獻**秦王**王何可復得。徧問賓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眾皆束手莫對。最下坐有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

曰臣能爲狗盜。孟嘗君笑而遣之。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竇中潛入**秦**

宮庫藏爲狗吠聲主藏吏以爲守狗不疑客同吏睡熟取身邊所藏

鑰匙逗開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

陽君轉獻燕姬燕姬大悅值與王夜飲方權此時說話最得力此婦人要說話每多在此等

時也遂進言曰妾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方為齊相一笑

不欲來秦秦請而致之不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

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又說得妙妙在不為

孟嘗君說也王曰善明日御殿即命其車馬給驛券放孟嘗君還齊孟嘗

君曰吾僥倖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一秦王中悔吾命休矣何如當初

不客有善為偽券者為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至函谷關夜

方半關門下鑰已入孟嘗君慮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開閉俱有常

期人定即閉雞鳴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心甚惶迫忽聞

雞鳴聲自客隊中出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人能效雞聲者此

必是令人說像聲之流於是羣雞盡鳴關吏以為天且曉即起驗券開關孟嘗

君之眾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

眾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待慢下坐之客此時上坐之客未必有甚高人髯翁有

贊曰

明珠疆雀

不如彈丸

白壁療饑

不如壺餐

狗吠裘得

雞鳴關啟

雖為聖賢

不如彼鄙

細流納海

累塵成岡

用人惟器

勿陋孟嘗

樗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即趨入朝見昭襄王曰王即不殺田文

亦宜留以為質奈何遣之秦王太悔即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至函

谷關索出客籍閱之無齊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間道何未至

乎候半日越法去得遠了杳無影響乃言孟嘗君壯貌及賓客車馬之數關

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關吏曰其馳如飛

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秦王王嘆曰孟嘗君有鬼

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秦**王索狐白裘於主藏吏不得及見
 其姬服之因叩其故知為孟嘗君之客所盜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
 通都之市無物不有吾**秦**國未有其比竟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
 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